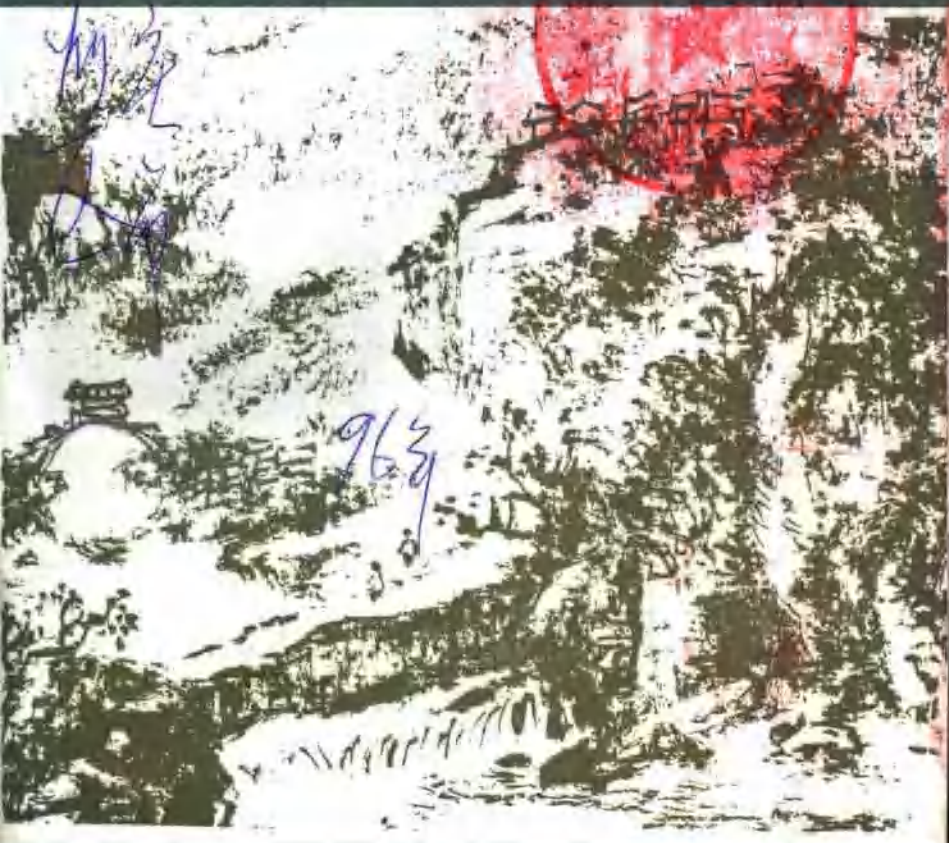


2212
万县市文史资料

第四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万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

万县市文史资料

第四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万县市委员会
文 史 资 料 委 员 会 编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

《万县市文史资料》第四辑

顾问 周启明 余朝斌

主 编 陈复兴

副主编 陆露峰 杜之祥 王光阔

编 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光阔 冯天骧 石 英

余朝斌 杜之祥 陈复兴

陆露峰 周启明

封面设计 冯天骧

技术设计 杜之祥

万县市新出(97)字第 002 号

万县日报印刷厂承印

目 录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六十周年·

朱总司令鼓励我与张国焘作斗争

- 王朝禄 口述 朱万鹏 整理 (1)
- 城口苏区的红军标语 朱万鹏 (5)
- 城口苏维埃时期货币初考 郭凡鹏 (7)
- 贺龙过大昌 陈洪春 (11)
- 秦伯卿率共产军投奔红军 杜之祥 (14)

·万县“九五”惨案七十周年祭·

- “万县惨案”前后的朱德 杜之祥 (21)
- 万县“九五”惨案大事记 薛家梯 整理 (32)

·一代名帅刘伯承·

- 迎刘帅铜像抵开县 朱泽航 (41)
- 刘伯承与康云程的交往 蓝文惠 (45)
- 护送刘司令员通过敌占封锁区 麻福云 (47)
- 为刘帅故居开放组织义演 李白鸽 (50)

·创业雄风·

- 奉节县的农业合作化运动 杨先进 (55)
- 奉节县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苏川顺 (60)

·峥嵘岁月·

- 挺进大别山 麻福云 (69)

云阳县云安匪特覆灭记

..... **王余厚** 向礼恒 口述 石志全 整理 (72)

·名人访谈录·

启功先生谈破山海明..... 熊少华 (81)

·史海钩沉·

“神兵”攻打万县城..... 薛家梯 (86)

许旅长忠县清乡剿匪

..... 张义尚、曾文相、艾同善、何家隆、吴家福 口述
冯纪楠、刘家方 整理 (92)

·百业述林·

民国时期云阳药材经营简况..... 邓锡扬、汪周亮 (98)

民国时期巫溪县的粮食集市贸易..... 张举三 (100)

巫溪民间工艺刺绣..... 冉瑞铨 (104)

·文化教育·

万县市图书馆馆藏雕板木片..... 陆露峰 (108)

抗战时期杨县长视察忠县中学..... 陆秀夫 (118)

·地方风物·

万县园林古今谈..... 陈袭伟、张旭 (122)

太白岩下三个私家花园..... 何朝俊 (129)

虬溪水曲书院久..... 张永明 (132)

再谈流杯池和西山..... 路峰 (136)

·人物春秋·

王维舟在万县..... 何朝俊 (140)

余永藻烈士传略..... 袁代奎 (144)

刘明扬先生传略..... 刘方健 (157)

朱总司令鼓励我与张国焘作斗争

王朝禄 口述

朱万鹏 整理

1935年1月，我奉命率城口苏区机关干部离开城口到通江洪口。1月24日夜宿官渡湾，我在反击敌人偷袭时负伤，第二天被人抬到通江红四方面军工农医院住院医治，经过一段时间医疗后，伤势好转，但不能出院，医生说可以边医疗边工作，可是不能外出走动。因此，我只好在病床上处理城口苏区的文件，接待一些来谈工作的干部，空时间也和医院的医务人员和病友谈心。时间长了，我在工农医院的关系处理得很好，医院领导也来找我帮他做点职工的思想工作，我很乐意帮忙，因为我在城口是县委书记，就是做思想工作的。

1935年3月2日，川陕省委书记周纯全找我谈话，说红军决定收缩阵地，城口苏区要撤离，现任命你作这个工农医院的院长。我听了任命，马上办了工作移交，连城口县委的公章，也叫工作人员拿来上交给川陕省委。不久，我们医院全体职工随军渡过嘉陵江长征。

1935年初秋，天仍闷热，快过草地了，我们医院设立在一个破庙里。有一天下午，一个头戴八角帽，穿一身灰军装的中年人，带着几个红军士兵，骑着大马来到庙前，笑容可亲的问我：“这医院的负责人是谁？”我说就是我。他说：“天不早了，想在你们这里住一晚上，你看行不行？”我看这人不象一般当官的，便大起胆子问他叫什么名字，是哪个部队的？他笑着回答：“我叫朱德。”这个鼎鼎大名的红军总司令的名字，从我1933年在营山参加红军起就听说过，但从未见过面，这阵突然相会，使我又惊又喜，连忙请他到庙里去坐，朱总司令在庙里转了一圈，看了看我们医院简陋的设备和伤病员，他拉着我的手说：“天这样闷热，不在屋里坐，我们在庙门外去歇歇凉。”出了庙门便就地坐在石梯子上。开始，我有些紧张，从未见过这么大的领导，不知说啥子好，急得脸上直冒汗。朱总司令看出我的心事，很随便的笑着问我老家是哪个县的？家里有些啥子人？参加红军后在哪些地方工作过？我一一作了回答。这样随便地拉家常，我紧张的情绪便放松了。

朱总司令接着便问我行军的路线和未来的打算，我什么也答不出来，一问三不知。接着，总司令问我认不认识张国焘，我说，在巴中川陕省委开会时听过他的报告，没有单独接触过。

朱总司令又问我：“听过《阿坝会议决议》的传达没有？”我说，听了一回传达，只是我的听力不好，没有听明白决议的全部内容。

朱总司令便耐心地向我介绍了身为红军总政委的张国焘，抗拒执行党中央指令，不服从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

要红军南下，拒不引兵北上，公开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等情况。朱总司令说，张国焘为了把否定党中央北上方针合法化，最近在阿坝格尔登寺，以川康省委名义召开了一次川康省委扩大会议，会议上不顾总司令和刘伯承同志的反对，通过了一个《阿坝会议决议》，要把红军带着南下，与党中央唱对台戏。我听着听着心里亮堂多了，朱总司令用肯定的语气对我说：“党中央的北上方针是正确的。北上决议，我在政治局会议上举过手的，我拥护北上。”他停了一下又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们的东北三省，红军在这个民族危亡关头，应当担当起抗日救亡的重任。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的义务就是执行党中央的决定。”毛主席党中央走出草地后，北上抗日打了大胜仗，这是一条正确路线。我们迟早要走这一条路线的。“毛主席早就指出过，南下是一条绝路，无论是从敌情、地形、给养等等各方面都对我们不利，可是有人却说北上逃跑，只有南下才是革命的，孰是孰非？本来是很清楚的，将来会越来越清楚，我们一定要坚持真理，坚持斗争，坚决拥护党中央北上的抗日路线。”

朱总司令拍了拍我的肩膀，鼓励我说：“你们红四方面军英勇善战，吃苦耐劳，干部战士都是要革命的，只有加强团结，和张国焘分裂主义作斗争，才能争取革命事业的胜利。

我听完总司令这一席平易近人的谈话，情绪激动，忙拉着总司令的手说：“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懂得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无条件地服从党中央的决定。我一定把总司令的指示，传达到医院的党员中去，做好职工的工作，坚决和张国焘分裂主义斗争到底。”朱总司令拍了拍我的手说，“斗争要讲策

略和方式，现在党内发生的不幸，出现了暂时的分裂现象，我相信要不了多久会得到解决的。”

几个小时的谈话很快就过去了，天上出现了几颗明亮的星星，炊事员又来催我们吃晚饭。一场在我一生中起了非常重要作用的谈话就结束了。

第二天早上，我送走朱总司令，召开了一次党员秘密会议，传达了朱总司令的谈话，并进行了讨论。大家一致表示拥护党中央的北上主张，坚决和张国焯分裂主义划清界限，跟着党中央北上。

长征结束后，我调到党中央机关工作，经手修建了延安大礼堂。

城口苏区的红军标语

朱万鹏

在城口苏区，至今还能看到一些六十年前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留下的标语和遗物（均已宣布为文物）。这是历史的见证，是工农红军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也是对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

1933年冬，中国工农红军攻进城口后，很重视宣传舆论工作。红军除利用一切场合开展演出活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外，还用城口的特产生漆，在木板墙和石灰墙上书写大幅标语，鼓动群众参加革命。1935年春，红军北上参加长征撤离城口后，苏区群众为了保存好红军标语，不让它们遭到国民党政府的破坏，曾想方设法用稀泥复盖在有红军标语的墙上，躲避了国民党和地主武装的清洗和破坏。

1949年12月，城口和平解放，老区人民兴高彩烈地清除了红军标语上的黄泥，让乌黑光亮的红军标语重新展现在人们的面前。一些有红军标语的房屋主人，经常很自豪地向来访者介绍当年红军写标语的情景。

1959年，万县军分区派人来城口取走了红军标语12

幅，上交北京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八十年代初，城口党史部门在红三十三军驻扎过的民房里，又发现了一批红军标语，内容是：

“共产党万岁！”

“苏联武装万岁！”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胜利万岁！”

“拥护苏维埃政府机关万岁！”

“实行土地革命”

“平分土地”

“消灭刘湘救穷人”

“打倒汉奸走狗卖国贼刘湘”

“打倒刘湘穷人翻身”

“扩大红军队伍，捉拿敌人奸细”

“严拿敌人侦探”

“抓紧秋收秋种，不荒废一寸土地”

这些标语对当时推动革命活动起了很大的作用。有的是针对某一事件写的，如“严拿敌人侦探”这幅标语，是1934年冬，坪坝区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坪坝街上，有一个姓吴的油匠，白天在红军驻地卖油，晚上到地主盘踞的山洞通风报信，给红军消灭残存在老区内的地主武装带来麻烦。红军根据群众的举报，经过几昼夜跟踪调查，证明了这个油匠是敌人的探子，逮捕审讯后召开群众大会，处决了吴油匠。公判大会结束，一位红军排长提着漆桶在石灰篱笆墙上写下了“严拿敌人侦探！”六个斗大的字，提示人们提高革命警惕，严防坏人破坏。从此以后，直到1935年红军撤离城口，再没有发现打入老区的敌人侦探。

城口苏维埃时期货币初考

郭凡鹏

城口，位于大巴山南麓，与陕西、湖北接壤，地瘠人贫，但反动统治者的苛捐杂税仍多如牛毛，人民群众挣扎在死亡线上。

官逼民反。1928年，城口在外地进步青年的引导下，建立了中共城口特支，1929年有部分青年农民参加了王维舟、李家俊发动的农民起义，建农会打土豪分田地，革命活动如火如荼，成为党领导的游击根据地，1930年中共四川省委向中央的报告，便称城口是苏区。1932年工农红军入川后，第二年便攻占了城口，公开建立县苏维埃政权机构，同年11月红三十三军成立，辛亥革命后曾任过城口县警备队长的王维舟担任军长，在红四军、九军、三十军的配合下，帮助城口人民建立了区、乡、村各级苏维埃政府。随着形势的发展，县工农银行、经济公社、经委、保卫局、革命法庭、军事指挥部、运输大队等机关也相应成立，这些机构在苏区的革命活动中起了重要作用。

城口县的工农银行是在县苏维埃政府建立不久设立的，

全称为“川陕省苏维埃城口县工农银行”，因人员缺乏，县财经委员会主任曾庆禄兼任县工农银行行长，机构设在县苏维埃政府大院内，与县委机关一壁相隔，银行办事人员只有5人，除曾庆禄外，还有信贷员、出纳、金库保管员、会计等，区乡没有设立信用社，其信用社的职能，由红三十三军的二九五、二九六、二九七团经理处代行。

城口盛产茶叶、药材、生漆等土特产品，红军和县苏维埃政府为了繁荣苏区经济，保证军队和政府机关的供给，除没收土豪的粮食、布匹、肉食分一部分给贫苦群众吃用外，适合军队和机关使用的，统一交县财经委在工农银行登记上帐，按人数向各机关配给一部分，其余贷给经济公社当商品出售。

为了获得苏区最缺乏的盐巴、棉纱、西药、日用工业品等物资，经济公社将本地的茶叶、生漆、药材，用县运输大队的木船，由任河航道运往与陕西接壤的乡场麻柳坝，与杨虎城部队的军需人员进行交易，大部分是以物换物，银元和铜元作补差。

经济公社的商店，出售货物以收银元为主，找补以川陕工农银行印制的布币和铜元，而商店收购农副产品则付给苏区印制的布币和铜元。这样交换的结果，工农银行储备的银元增多，保证了经济公社在围统区购物的需要。

在城口苏区没在禁止使用银元和铜元，因而流通的货币种类较多：

- 1、川陕省工农银行发行的面值壹元的银币，面值贰串、叁串的布币，面值200文和500文的铜币，纸币极少在城口苏区流通。

2、壹元银币有6种，如袁大头、闭眼、小老壳、孙中山、龙元、川版18圈等；铜元有100文、200文、500文，个别边远山区还用银元宝。

苏区在使用这些种类繁多的货币时内外有别：在苏区内普遍使用川陕工农银行发行的货币，而在与国统区交界的地方，则以银元、铜元为主要流通货币。

苏维埃货币的兑换价值，分阶段变化。银元在流通初期为：一银元换10串布币或1000文铜币。随着对外贸易扩大，银元需要量增大，其价值也升高，有时高达40至90串布币换一元银币，在边远高山地区还不止此价。当时的盐巴极缺，涨到一元银币换一斤盐，而粮食的价格也高，由六、七百文一升（折2.5公斤）上涨到一串至两串布币一升，相反，猪肉价格很低，由600文左右下降到200文一斤，一双布鞋也可换2斤肉，鸡蛋的价格更低，一个200文的铜币可买10个。盛产鸦片烟的城口，其价格也随季节变化：收获时5串买一两，有的地方10串才买一两，平常涨到25串或30串买一两，有的烟民宁饿一天饭，决不少烧一口烟。

具有神奇色彩的苏区铜元，普遍流传能给人治病的说法。一些老人说，特别是用工农银行出的铜元更能去邪医病，用红铜铸的200文苏币治疗，更算是特效；有的老人说用红糖熬红铜苏币水喝，可以治腹痛和伤风感冒，坪坝三湾苏维埃干部刘立久，一直保存着一枚1933年出的大200文铜币，作为医病药方；也有老人说，用工农银行出的铜元拌桐油擦肚子能医消化不良症。因此，城口农村的苏区铜币珍藏不少，绝大多数是留作纪念，不愿拿出来。

1935年春，工农红军奉命参加长征撤出城口后，国民

党政府宣布，凡铸有镰刀斧头图案的银元、铜元禁止使用。但是城口苏区的群众仍不放弃以苏维埃货币的使用权，在集市贸易中，不时将苏币银元和铜元，渗和在国民党的硬币中使用，一直到1949年城口解放，这种苏维埃货币还经常在交易场上暗地流通。据城口一位经商的民主人士姜礼洲回忆：“红军时期用的有镰刀斧头图案的银元、铜元，大小与国民党政府铸造的差不多，只是工艺上粗糙一些。在物价暴涨的国民党统治后期，做买卖数钱都数不过来，哪个还有闲心去一个一个地看是不是红军用的银元和铜壳子。”在城口农村国共两种硬币混合使用，更为广泛，无人干涉。

贺龙过大昌

陈洪春

1932年冬，由贺龙率领的红三军，穿过神农架，翻越大巴山，日夜兼程向巫山大昌进发。

“贺龙的部队来了！贺龙的部队来了！”穷人奔走相告，土豪劣绅闻风丧胆。巫山县县长、清乡司令马嗣良接到“告急书”，首先扶乩问神，然后，同县团练中队队长辛可瓚，调集一百余名团丁，奔赴大昌，会同大昌地方团练，共二百多人，准备负隅顽抗。

一天清晨，薄薄的晨雾在山间游荡，一面鲜艳的红旗在白云山头飞舞。贺龙率领的近万名红军，浩浩荡荡向大昌涌来。

团练士兵看到红军的阵势吓得魂飞魄散，伏在大昌西坝沟里不敢动。胆大的分队长刘俊德刚抬头，只听得“哎哟”一声，子弹打穿了他的肩膀，再不敢抬起头来。

马司令和大昌区区长周玉书听到战败的消息，踉踉跄跄地从干沟子跑到大宁河边，抓住一只渡船，妄图顺河向巫山

逃窜。谁知红军的一支部队，早从东边石滚槽抢渡洋溪河，神不知鬼不觉地出现在他们面前。马司令和周区长见势不妙，弃船而逃，其他土豪劣绅束手就擒。巫溪县团务委员会委员长的太太及恶霸李汉卿，因不承认所带的七千余块银洋、八只金戒指便被枪毙了，其余的没收其财物后，一一释放。红军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战，便结束了战斗，胜利地进入大昌镇。

红军进入大昌后，到处书写：“打倒土豪劣绅，分田分地给农民”、“打倒土豪劣绅，建立苏维埃政权”、“佃户不给地主交租”等标语，打开大盐商沈金堂的盐铺，打开沈利川的大杂货铺，打开刘继春的大药铺，……将布匹、粮食、白糖、冰糖、铜元等集中在一起，然后召开群众大会，贺龙在大会上讲：乡亲们，不要怕！我们是红军，穷人的队伍。我们是打土豪、分田分地给农民的……最后号召大家：没钱者拿钱，没吃者拿粮，没穿者拿衣。

红军进入大昌，群众热情相待，有的烧茶给红军喝，有的借炊具给红军用，鱼水深情，亲如一家。

红军进入大昌，纪律严明，不进民房，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卖香烟的小商贩谢协元，不敢露面卖香烟，他把香烟摆在条盘里，上面放着一张香烟价格的纸条，便躲在一旁，等红军拿完香烟后，端回条盘一数，一文不差。

红军优待俘虏。除坚持反动立场的县督练长陈伯宇被处决外，其余的俘虏，每个发给两块银元、一匹布，叫他们再不要为国民党卖命，回去好好种田。

贺龙在大昌吃上了细如银丝回锅不烂相传为“贡品”的空心挂面——“水口面”。